

GUOZURONG YINYUE
CHUANGZUO XINLI YANJIU

林见南 ©著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研究

PIANO TR10
(钢琴三重奏)

中国文联出版社

GUOZURONG YINYUE
CHUANGZUO XINLI YANJIU



林见南 ©著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研究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研究 / 林见南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104-04839-8

I. ①郭… II. ①林… III. ①郭祖荣—音乐创作—创作心理—研究 IV. ①J6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5605 号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研究

责任编辑: 黄艳华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

网址: www.theatrebook.cn

电话: 010-63381560 (发行部) 010-63385980 (总编室)

传真: 010-63383910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63387810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 (100055)

印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30 千

版次: 2019 年 8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104-04839-8

定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发展历程.....	11
第一节 萌芽期.....	11
第二节 发展期.....	13
第三节 涅槃期.....	15
第四节 成熟期.....	19
第二章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的“知”范畴.....	20
第一节 认知能力的来源.....	20
第二节 认知水平的体现.....	34
第三章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的“情”范畴.....	46
第一节 亲情.....	46
第二节 友情.....	51
第三节 爱情.....	64
第四节 师生情.....	69
第四章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的“志”范畴.....	74
第一节 志向所指——民族交响音乐创作.....	74
第二节 意志所及——终其一生.....	81

第五章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的转向——两次“中年危机”	101
第一节 第一次“中年危机”：政治运动中的观念重建	101
第二节 第二次“中年危机”：现代主义潮流中的创作道路选择	115
第六章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中自有的人格特质	132
第一节 从音乐语言谈起	132
第二节 郭祖荣的气质类型	133
第三节 郭祖荣的人格统一性	134
第四节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的最新趋势	137
结 语	144
附录1：郭祖荣传略	147
附录2：郭祖荣主要音乐作品解析	179
参考文献	281
后 记	284

引 言

一

郭祖荣先生是笔者的外公。写这篇前言时，笔者刚刚完成本书的两个附录“郭祖荣传略”与“郭祖荣主要音乐作品解析”的最后一次校对。“传略”展现了郭祖荣先生的人生历程；“解析”则陈述了他创作生涯中较为重要的作品的创作背景、作品的音乐结构与思想情感内涵，以及他创作时的心路历程。其中，音乐创作无疑是郭先生人生的“明线”，而他的心理发展则是“暗线”，两者就像奏鸣曲呈示部的两个主题一样，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相互影响，为郭先生的人生奠定了基调。

我们通常同意“乐如其人”的说法，即一部音乐作品会忠实地反射出作者的人格。其背后的逻辑可能是：个体的行为方式是连贯的、自律性的，而音乐中的“叙事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也具有同样的特性。这让我们得以假设：我们可以用理解音乐作品的方式来理解它的作者，且对音乐作品的理解能极大地促进我们对作曲家的理解。郭祖荣先生本人也反复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表现作曲家真实的思想与情感，“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以形式来代替感情；要以感情带动技法，而不是以技法拼贴进行创作”。因此，要想真正理解郭祖荣先生的音乐，必须研究这些音乐背后的郭先生本身，如他的成长经历、为人处世、心理特征等；而要想更深入郭先生的内心，又必须以他的音乐作为媒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目前，国内已有

不少研究郭祖荣先生的专著与专论，如檀革胜先生的《郭祖荣交响曲研究》、冯斗南先生的《郭祖荣交响乐作品选诠释》、赖登明先生的《郭祖荣室内乐研究》、章绍同先生的《文化自觉与坚守——也谈“郭祖荣现象”》、孙星群先生的《有法之极为无法——郭祖荣创作思维探寻》等。稍显遗憾的是，这些论著都主要着眼于郭先生的音乐创作，对郭先生本人，只是通过音乐创作进行间接而简略地一瞥。郭祖荣先生自己对此也不甚满意，他曾对笔者说：“只有了解我的‘人’，才能理解我的作品。”他又说：“你以前是学心理学的，可以试着用心理学的眼光分析我和我的作品。”

郭祖荣先生虽然是作曲家，但他在音乐学方面的眼光同样十分敏锐，他指出了国内外音乐学界对音乐大师的研究中的一块“处女地”——音乐家的创作心理分析^①。郭先生希望笔者对其音乐创作进行心理分析和研究，或许是看中了笔者具备旁人未有的优势。

优势之一：笔者本科、硕士阶段都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接受过扎实的心理学专业训练，随后又考入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虽然对于音乐学是“半路出家”，但从小在郭祖荣先生身边，浸淫在音乐世界里，也具备一定的音乐知识和素养。

优势之二：笔者虽然是郭先生的外孙，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独特优势，即自幼近距离地目睹郭先生最真实的日常生活，且研究郭先生的创作心理时有一切疑难均可以直接请他澄清、解释。然而，音乐创作心理分析之所以是“处女地”，必然有其难以开垦之处。研究某人与思想历程，最重要的素材通常是其本人和身边人的回忆与文字记载；而对作曲家而言，他们的音乐作品中往往承载着更大的信息量。对郭祖荣先生的研究更是如此：他完全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音乐作品就是他的“日记”，

① 在心理学界，“心理分析”一般特指由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创立的心理学理论体系。此处泛指使用各种心理学乃至其他学科研究手段，对个体一切心理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他的所思所想都真实地记载在一行行五线谱之间。郭祖荣先生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他的音乐作品就是心理活动的投射与产物。因此，想要研究郭先生，就必须研究他的音乐。正如章绍同先生所说：“他的交响乐，就是他的一生了。”此外，通过郭祖荣先生的音乐作品分析他写作之时的所思所感，有时甚至比现在询问他本人得到的答案更为直观，毕竟他是以90岁高龄回顾往事，且已经因脑溢血住院一年有余，恐怕难以要求他准确还原当时的想法与心态。

笔者虽曾对“通过文本逆推作者心理”的研究范式有所浅尝，但音乐毕竟是极为特殊的文本，郭先生尚且自谦为“音乐高峰下的一粒小沙子”，何况吾辈！在动笔之前，笔者首先需要把音乐学各学科都狠狠“补课”一番。笔者也深知，正因为自己与郭先生太过亲近，研究视角很可能不够客观，有“当局者迷”之嫌；更何况揣测长辈的心理是极为不礼貌之举！

然而，笔者身负郭先生厚望日久，虽然深恐自己能力不及，也只好硬着头皮动笔了。

二

郭祖荣先生是新中国创作交响曲（编号）最多的作曲家。他将西方近现代音乐创作理论与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相结合，在结构、对位、和声等方面对交响音乐民族化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郭祖荣先生的音乐创作中，还承载着他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创作美学思想。郭祖荣先生的人生与他的历程都覆盖了“两个时代（新、旧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运动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音乐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变迁。郭祖荣先生为福建培养了四代音乐人才，其中不乏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作曲家、理论家，其音乐教育思想

亦有一定的独特性与价值。研究郭祖荣先生及其音乐创作，可为当代交响音乐创作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郭祖荣先生的人生暗线（心理发展）对明线（音乐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后者是郭先生奋斗一生的事业，这种影响又如此潜移默化、水乳交融，以至于我们将前者称为“音乐创作心理”亦不为过。本研究旨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郭祖荣先生的音乐创作心理具有怎样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回答“这些特征怎样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

梁茂春先生将郭祖荣先生誉为“闽江长流水，武夷不老松”，林澍先生也曾题诗《榕树》赠给郭先生。确实，“树”的意象与郭先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坚韧不拔、枝繁叶茂、泽被大地……笔者希望，通过分析郭祖荣先生的生活经历与音乐作品，能厘清郭先生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轨迹，从而梳理出一条脉络，让读者朋友们看到郭先生如何从一棵小树苗，成为如今的参天大树。

我们论及一个人的心理特征时，总逃不出知、情、意三大范畴^①。正如郭祖荣先生说：“我创作上能有不断进取的毅力，一是人生奋斗目标指引我；二是我母亲的教导与激励；三是朋友的关心与支持；四是大自然赐予我乐思与智慧。”他人生的四大关键词“目标”“母亲”“朋友”“大自然”都从属于这三大范畴。对于郭祖荣先生这棵大树而言，创作民族交响音乐的目标（志向）处在最高的位置，是郭先生事业乃至整个人生的指南，是广袤无垠的天空。在此之下，母亲、朋友、大自然如同“三位一体”的等边三角形环绕着郭祖荣先生，是阳光、空气、水分、肥料，从不同角度给予他帮助。其中，母亲与朋友是郭祖荣先生的情感经历中最值得浓墨重彩的部分；而大自然则代表了郭祖荣先生认知水平发展中的养料来源。

^① 知、情、意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三种基本形式。“知”指认知，按复杂程度从低到高包括感知觉、意识、注意、记忆和思维；“情”指情绪、情感，由主观体验、外部表现、生理唤醒三种成分组成；“意”指意志。

基于以上对郭祖荣先生音乐创作心理的理解,笔者将这本《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研究》的章节做如下划分:第一章是对郭祖荣先生音乐创作心理发展历程的简短梳理。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论述郭先生音乐创作心理的“知”“意”“志”范畴。由于郭祖荣先生在20世纪60—80年代经历的两次“中年危机”对其音乐创作有着独特而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第五章特别关注郭先生这段时期的音乐创作心理转向。第六章概述郭祖荣先生自有的人格特质。“后记”则包含笔者对本研究的一些思考、在研究过程中的感想和致谢。

三

本研究以心理学和音乐学两大基础学科作为理论基石。它们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了许多子学科,其中与本书相关的有从属心理学的心理史学与心理传记学、创造心理学与创作心理学和从属音乐学的音乐分析学,以及同时从属两个学科之下的音乐心理学。

一、心理学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我们的祖先进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智人开始,心理活动就出现了。这些心理活动或表现为外在行为,或隐藏在内心深处。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相比,心理活动的规律显得格外神秘莫测。自古代文明的哲学奠基者(如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的老子、孔子)以来,千百年来一代代智者穷尽他们的心智,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始终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正如赫尔曼·艾宾浩斯所说:“心理学有一个长久的过去,但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

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这被视为心

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随后西方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心理学，心理学开始迅猛发展，与其他学科产生交叉而形成的分支学科日益增多，其中就包括音乐心理学、创造心理学、创作心理学与心理史学等。

二、心理史学与心理传记学

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指在史学研究中，汲取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原则和方法，探究历史进程中的主角——人的各种活动背后的心理原因，从而丰富和完善历史认识的能力，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认识水平。1910年，弗洛伊德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被公认为第一本心理史学著作。1958年，埃里克·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一个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出版，该书采用精神分析学说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成为心理史学问世的标志。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心理史学研究主要关注特定社会群体的心理史（如种族歧视、法西斯主义等）和个案的童年经历与家庭生活史。近年来，一些心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精神分析法之外的心理学分析方法。

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分支，心理传记学的主要工作是以心理学的方法考察与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相关的史料，并为他们撰写“心理传记”^①。作为一个正式的专业术语，“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这个单词首次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该学科最早的理论性著作是鲁尼恩的《生命史与心理传记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2005年舒尔茨的《心理传记学手册》出版，标志着这一学科的初步确立。

心理传记学以个案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早期研究者们谨慎地以客观

① 心理传记，指应用正式的或系统化的心理学概念、原理或理论，把个人生命发展历程转换成一个连贯的、具有启发性的故事。

的角度，分析或诠释传主（当事人）的生命，以避免他们自身的深层心理因素对研究产生干扰。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者们受到叙说^①取向的启发，开始相信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分析或诠释，即它们应当具有开放性、历史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内地一些史学工作者开始注意到西方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并探讨了采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事件对中国历史学科发展的意义。90年代，一些研究者开始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古代历史人物。然而，由于这些学者对该学科的认识深度与广度不足，且缺乏系统的心理学知识与训练，因此上述探索不能算是严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21世纪以来，史学界又兴起了心态史和群体心理历史研究的热潮。

三、音乐心理学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艺术形式之一。婴儿在不会做出手势、甚至不会使用表情之前，就懂得用啼哭、欢笑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的祖先在发明语言之前、智力与生产工具都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也必然大量使用各种声音以表达和传递感情。将声音用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就成了音乐。音乐诉诸人们的听觉，以其材料的非语义性、形式的非模式性、表现的非直接性、内容的非明确性等特性，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最为擅长表达情感。正如《礼记·乐记》所写：“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活动自古以来都被视为极为重要的心理现象，受到人们的特殊关注。但除毕达哥拉斯等个例外，古代学者们大多以经验描述和观念表达的方式研究人类的音乐活动。

① 叙说（narrative）的要素包括人物、时间、叙说对象、叙说缘由与叙说内容。根据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叙说的过程具有再建构的特性，叙说主体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将记忆重组成一个“主观的”真实，对叙说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叙说对象、叙说缘由以及叙说主体的观念、事件对叙说主体的意义等。

与冯特建立心理学实验室大约同一时期，赫尔姆霍茨和斯顿夫分别发表了《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1863）和《乐音心理学》（1883）这两部音乐心理学学科的“独立宣言”，前者不仅详述了声音刺激和耳官解剖等，还用“共鸣说”解释了听觉产生的机理（此学说在当时很有说服力）；后者则认为乐音在时间上的相邻性、形态上的相似性使它们被听者当成一个具有单一性的整体，这样的单一性使人愉快，并产生和谐感。和谐感与注意、练习等后天因素以及外界条件无关，是纯粹的个体精神属性。20 世纪上半叶，格式塔心理学关于知觉结构的基本原则被证明适用于解释个体的音乐听知觉结构与音乐作品的结构完整性。随着科技手段、实验方法的不断改进，音乐心理学已经涉及音乐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并与许多其他学科形成融合与交叉。

四、创造心理学与创作心理学

创造心理学旨在从心理学角度对人类的创造性活动进行探索，研究创造性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英国的高尔顿 1869 年发表的《遗传的天才》一书是创造心理学的第一份科学性文献。到目前为止，针对人类创造心理的研究主要包括创造性活动的过程、创造性思维的本质、创造力的种类与影响因素等，比较成熟的创造心理理论有联想理论、模仿理论、直觉理论、阻塞态理论、脑力冲击理论等。

创造力与智力在总体上呈正相关，即智商越高，创造力也越强；创造力强的人一般具有中等以上的智力水平。个性、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同样在创造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大部分高创造力者具有以下人格特点：具有远大的理想、强烈的进取心与自信心和坚强的意志；独立思考与行动能力强，不盲从，工作效率高；生活范围广，社交能力强，人际关系好；兴趣广泛，态度直率，情绪控制力强。

创作心理学研究与文艺创作相关的心理活动的规律、机制、功能、特

征等，可以被视为创造心理学的子学科。创作心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主要关注文艺创作者在感知、情感、思维方面的个性与共性，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的转化等；后者考虑与文艺作品相关的所有活动，大致分为狭义的创作心理、欣赏心理和评论心理三个部分。本书中的“创作心理学”主要指前者。

中外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创作心理的精辟见解，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不程度地描述了创作心理、分析了它的内涵。1908年，寇尔帕在《哲学引论》中提出美学应是“审美享受和艺术创作的心理学”，把创作心理视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此后，现代西方心理学、美学、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都为创作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养料。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我国现代较早研究创作心理学的著作之一。

五、音乐分析学

音乐分析学是一门通过建立系统的音乐分析理论、内容和方法，将它们应用于分析实践，从而厘清音乐作品的结构脉络、确定音乐作品的风格特征并揭示音乐作品的创造性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学科。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分析”主要指曲式学分析或作曲技术分析，即主要分析音乐作品的形式、结构等纯技术层面的内容，目的是“对音乐本体的构成进行技术性解释”。随着音乐创作和音乐学相关理论的不断深入，音乐的时代特征、作曲家的个人风格、创作背景、技术手段和美学特征等涉及史学、美学、音乐评论等学科的问题慢慢成为音乐分析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的最终目的是“解释音乐作品的文化意义”，可统称为“音乐学分析”。音乐学分析的概念最早由于润洋先生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文中提出，文中对其内涵进行了这样的概括：“音乐学分析则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专业性分析；它既要考

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做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而且应该使这二者融汇在一起，从而对音乐作品的整体形成一种高层次的认识。”据此，音乐分析学可以被视为传统音乐分析与音乐学分析的融合。

六、音乐心理传记学

就研究方法而论，本书是关于郭祖荣先生的“音乐心理传记学”研究——笔者尚未见过这一提法，斗胆杜撰该“学科”，仅是为了强调本研究与一般传记心理学研究的以下区别：（1）从现有的资料看，心理传记学研究（特别是我国的相关研究）的素材大多是文字资料，而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除常见的观察法、访谈法、文献研究法之外，还涉及郭祖荣先生的许多音乐作品，从中挖掘郭祖荣先生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由于音乐具有抽象性、表情性、时空性，因此音乐作品的解读方式亦与其他文本不同。（2）与其他文艺创作相比，音乐创作过程有其特殊性：从事音乐创作需要音乐方面独特的天赋与知识储备，进行音乐创作的动机往往更个人化、更去功利化，音乐创作的产物——音乐作品的价值更难进行量化评估。因此，音乐创作心理研究需要综合心理学、音乐学、美学、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多重视角。（3）作为一个群体，音乐家的心理特征与一般人有着结构性的差异。^①因此我们在考察郭祖荣先生的心理特征时，应当时刻留意他的音乐家身份；分析郭先生心理特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时，应当尽量选择“音乐家”而非“普通人”群体。

^① 虽然音乐家的人格特质是多种多样的，但似乎存在着所有音乐家共享的“特质核心”，包括内向性、神经性、心理两性化等。内向性指音乐家具有丰富而多样化的内心过程，如思维过程、情感过程等；神经性指音乐家对事物有敏锐的感受性和联想能力；心理两性化指音乐家身上有较为明显的异性特质，成熟的男性音乐家具有更强的感受力（通常被认为是女性的特质），而成熟的女性音乐家则更为孤傲和自足（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的特质）。

第一章 郭祖荣音乐创作心理发展历程

涂致洁先生发现,郭祖荣先生所有生活、工作过的地点与其交响音乐创作的轨迹十分契合,她将这条轨迹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山东烟台)——试验与探索阶段(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成熟阶段(福建艺术研究院)。这样的契合看似机缘巧合,实则生活环境与工作任务的变化促进了郭祖荣先生人格的不断成熟,也对其音乐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他的人格发展也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思想内涵的保障。因此,结合郭祖荣先生音乐创作的整体方向,我们似乎可以将郭祖荣先生的音乐创作心理发展历程分为“萌芽期(17岁之前)”“发展期(17—25岁)”“涅槃期(25—58岁)”“成熟期(58岁之后)”。

第一节 萌芽期

在郭祖荣先生踏入音乐之海时,他所在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就已经为其音乐创作心理奠定了基调。

郭祖荣先生自幼喜爱音乐,特别是逢年过节看到的、家中留声机里听到的闽剧唱段。闽剧柔和优美又极具民间特色的行腔,给了郭先生最初的音乐启蒙,为他毕生的音乐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唱段中宣扬的“惩恶扬善”“善恶有报”的价值观,使郭先生从小就有极强的正义感,对劳动人民抱有深深的同情,绝不与恶人同流合污。郭祖荣先生就读小学、初中期间,正值抗日战争,他也学唱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歌曲。然而,与那些年

幼时就表现出杰出音乐才能的音乐家相比——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4岁就能作曲，许多音乐家童年时期就举行独奏音乐会——郭祖荣先生17岁开始系统地学习音乐无疑是太晚了。

当然，晚也有晚的好处。音乐在个体心理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整合了大量的认知和运动技能，为探究社交行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媒介。也就是说，通过提升认知能力和社交的灵活性，音乐促进了心灵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与儿童接触音乐内容是否专业性、方式是否严格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当今的广大孩童通常在懵懂中被家长们“威逼利诱”着学习音乐，对待音乐未必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往往被枯燥而复杂的训练吓倒，甚至转变为厌烦。此外，若过早让儿童在音乐上投入大量精力，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平衡发展，可能使他们的心灵过分强调细腻忧郁、富于幻想的特质。许多年少成名的音乐家都将青春期视为最痛苦的阶段，他们时而躁动不安，时而抑郁不能自拔，讨厌学校、讨厌朋友，甚至出现双向情感障碍的前兆。相比之下，郭祖荣先生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经历了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痛楚，又受到来自友人和大自然的精神支持和启发，在17岁已然具有相当成熟的思考能力，他对“音乐创作”这条人生道路的选择是自发的、基于自身爱好与志向的基础之上的。

包括精神分析在内，所有动力取向的心理学流派都特别关注个体在幼年时的经历与表现^①。这些流派普遍强调个体幼年时期的经历对他未来发展

① 这种关注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每个人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特点都是在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前者主要指遗传因素与母亲在怀孕期间的身体与心理状态；后者包括一切外部因素对个体的影响，如父母养育方式、家庭物质条件、教育程度、人际关系、社会环境等。两大因素的作用同样重要。对幼儿而言，各种后天因素的影响尚极为微弱乃至没有，因此是最好的考察先天因素的时机；另一方面，由于后天因素刚刚开始对个体施加作用，因此幼年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如一幅画的最初几笔，对其人生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